

北京政變一局棋：

馮玉祥與西北軍(十二)

王禹廷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論功行賞寇靳不洽

吳佩孚於河南全省底定後，發表命令，以寇英傑爲河南軍務督辦，靳雲鵬爲省長。就當時體制說，督辦與省長的地位相等，但實際權力則以督辦爲大，一般也視督辦較省長爲高。這次河南之戰，寇英傑久攻信陽不下，影響吳軍進展。靳雲鵬回師進攻，連克名城，解決了河南全局，出力最大而奏功最速，其資望也比寇爲高，河南督辦一職，應該由靳出任。可是吳佩孚却因先已許給了寇英傑，不便食言變卦，所以不肯給靳。靳雲鵬以功高賞薄，且恥居寇下，心中大感不快。他在鄭州與寇英傑一面之後，即赴漢口見吳，有所報告。并當面請辭省長新命，向吳請假，擬赴杭州一遊。吳佩孚知靳心懷不怡，特加勸慰，任靳爲聯軍副司令，地位在寇英傑之上，以示籠絡，促其先屈就省長。獎功用能，是統御學的最高原則。職位越高，關係越大。如果功過分明，賞罰適當，則爲其部屬者，定能懷德畏威，死心塌

地的爲其效命。反之，如果功過不明，賞罰不公，甚或反其道而行之，則部衆離心離德，必至團結不固，遭致敗亡。我們看看歷史上許多成敗興亡的事蹟，例證實在太多。吳佩孚此次對靳、寇二人的職位安排，偏差尚不算很大，但已種下吳、靳爾後離析的伏因。對於吳氏最後的成敗，不能不說是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。知古所以鑑今，負有國家重任的人，實應特加注意。

靳雲鵬於三月十五日離漢口北上，吳派另一副司令齊燮元與之同行，協調靳、寇的意見。十七日，靳、齊與寇英傑會商軍事，即席決定：

(一)吳軍業已過鄭州北上的三個師十一個旅，會合管軍商震的五個旅，共約十四萬人，由靳雲鵬統一指揮，進攻保定。

(二)豫西鞏(縣)、洛(陽)一帶的國民二軍殘部及紅槍會等不法武力，由寇英傑派兵澈底肅清，以安中原。

(三)河南軍政各事，全遵照吳佩孚的意見辦理。

三月十八日，討賊聯軍總部對北上部隊下動員令，區分部隊爲第一、二、三軍，浩浩蕩蕩，向北推進，田維勤担任先頭部隊總指揮，以保定爲初期作戰的目標。二十一日，靳雲鵬由鄭州赴石家莊，坐鎮指揮。田維勤旋即率部進駐保定(國民五軍方振武已先撤退)，靳雲鵬也跟着到達。

奉直魯晉的大聯合

這正是國民軍和奉未成，打算向吳佩孚投靠的時候。他們派代表王乃模、何遂兩人，於四月一日前往保定，跟吳軍的先頭部隊總指揮田維勤接頭，雙方洽談頗爲順利。田維勤即派耿迺熙到北京，回拜鹿鍾麟，作進一步的商談。鹿與國民軍將領聯名宴歌，當場表示歡迎吳軍入京，駐防南苑，共同抵禦奉軍。同時張之江也致電吳佩孚，表示輸誠。吳於四月五日電復張氏，命他將國民軍交給閻錫山接收，張本人親來漢口接洽，以表示謀和的誠意。并將此電抄轉給張作霖，以免

誤會。四月九日，耿乃熙告訴鹿鍾麟：「吳大帥指示，必須先將段祺瑞驅逐，恢復曹錕的自由，才有談和餘地。」按當奉軍大舉入關，吳佩孚揮師北上之際，段祺瑞一系的人權衡利害，認為國民軍敗象已成，不易挽救。吳佩孚如果到京得勢，對段系危害太大。所以乃採取進一步的聯奉、驅馮、拒吳的策略。一面派曾毓雋和姚震與奉方秘密接頭。一面嗾使舊部唐之道師在灤州不戰而退，移駐北京附近的通縣，預備作必要時的策應。同時策動山西閻錫山出兵娘子關，佔領石家莊，阻止國民二軍由河南北進并對吳軍戒備。

後來閻錫山與吳、奉合作，却出乎段系意料之外。○又由大同出兵，遮斷國民軍的退路。這便是當時奉、直、魯、晉大結合的演變由來。國民軍對此情況，早有所知，大為不滿。鹿鍾麟曾經一度把曾毓雋、姚震二人拘捕，給段看看顏色，以示警告。當天津撤退，鹿鍾麟、劉驥等回到北京時，已有倒段的打算。段於三月二十二、三日，連續召見鹿、劉，二人均不應命。與段有關的人，看見事態嚴重，亟圖設法補救。劉之龍是十三年冬天，拉攏段、馮，聯合倒直的有力人物，平日周旋於執政府與國民軍之間，頗感為難。此時曾謁段有所陳述，至於泣下。執政府秘書長鄧漢祥與劉驥有私交，往見劉氏，欲圖轉圜。劉對鄧大罵段祺瑞背棄國民軍的種種事端，表情極為痛憤。另外，陳宦往見鹿鍾麟，對鹿說：「你們如果對段不利，則世必有藉詞為段發喪者，將令貴軍被天下之惡名，對內對外，益失信用。」至於國民軍內部的意見，也不完全一致。張之江、李

鳴鐘、宋哲元等人，都不贊成鹿鍾麟倒段的這着險棋。張之江曾說：倒段，無異「坐坑招夫」。(按、坑應讀作亢，是北方人用土做成，作為睡覺用的床。「坐坑招夫」是一句諺語，比喻女人殺夫招夫的意思。)但是與曹(錕)、吳(佩孚)有深切關係的張廷諤(曹任總統時的秘書長)，則勸鹿倒段(祺瑞)釋曹(錕)，藉曹錕、張紹曾之力，可緩和吳佩孚。就因為有這許多不同的意見，鹿鍾麟頗感躊躇，乃暫隱忍。

鹿鍾麟驅段釋曹

鹿鍾麟對於吳佩孚以驅段釋曹為議和的先決條件，正中下懷。乃即採取斷然手段，先發制人，宣布討段、釋曹、迎吳。於四月九日深夜，派兵包圍執政府，把段的警衛部隊，全部繳械改編。段祺瑞和其親信要員，在國民軍採取行動之前，聞風逃入東交民巷。

鹿鍾麟逐段之次日，立即往迎曹錕，以事實對吳佩孚作交代。希望得到吳氏諒解，釋嫌修好，合力討奉。他們發表的通電，對段大事申討，對吳備極推崇。原電略云：

「蓋聞國政端本於輿情，人民託命於元首。是以有愛民之心，然後有愛民之政。夫愛民者，顧非玩法營私，剛愎自是者所能假也。往者段祺瑞因緣時會，入主中樞，解散議會，顛覆國本。……安福黨羽，逢奸長惡，為所欲為。……全國反對之金佛郎案，曾不崇朝，遽行定約。……三月十八日學生請願，純係愛國血誠，乃竟開槍轟擊，慘斃多命。殘忍成性……覆載難容。……吳玉

帥以命世之才，抱救國之志，數奇不偶，養晦黃州，志士仁人，無不扼腕。彼乃密派兵艦，前往加害。雖虺蜮之謀，難逆天相。而忌賢妬能，幾摧柱石。此又邦人君子，舉國婦孺，同深憤慨者也。……鍾麟等幸觀郵治，勉率偏師，用是萃集將領，共同討論。僉以法統不復，無以樹立國之基。障礙不除，無以開和平之路。謹於四月九日，保護總統，恢復自由。所有禍國份子，分別監視，靜待公決。……此後動定行止，惟吳玉帥之馬首是瞻。庶幾宗旨得以貫徹，志願得以遂酬。報國方長，慶幸何極，至於政事，非所敢問。……鹿鍾麟、何遂、方振武、鄭金聲、唐之道、韓復榘、徐永昌、石友三、佟麟閣、門致中、孫連仲、龐炳勳、梁壽愷、顧占鰲、張廷諤、耿酒熙同叩蒸(十日)。」

右述的通電發出之次日，他們緊跟着又給吳佩孚、孫傳芳、閻錫山等(當時北洋具有實力的四巨頭是張作霖、吳佩孚、孫傳芳、閻錫山。)打了一個電報：蒸電計達。查此次促段下野，實係順全國之輿情，平各方之公憤。原冀實行監視，聽候解決。不意撤軍改編衛隊之消息傳出，段已事前聞風避入使館界內。現在京師治安，業由軍警負責維持，秩序如常。至於建國大計，諸公素抱偉略，當能主持一切。敬祈隨時見教，俾有遵循，無任感禱。」

吳氏親批「全體繳械」

北京政變發生後，駐在保定的吳軍先頭部隊田維勤，即於四月十二日，推進到北京以南四十

里的長辛店琉璃河一帶，與國民軍對陣而駐，并未發生衝突。次日，田維勤奉曹錕電召入京，且與鹿鍾麟有所商談，仍回駐長辛店。

當田維勤報告國民軍接洽和平，及鹿鍾麟等投靠的電報到達漢口時，吳總部的人們覺得喜從天降，不禁響起了一片歡呼之聲。他們年餘以來隨吳顛沛流離，飽受苦楚。現在馮玉祥出國，國民軍投誠，可說討馮之目的業已達成。國民軍的十餘萬精練之師，無條件的投靠過來，平添了倍大實力。成爲吳大帥再起後的雄厚資本。奉張與吳有深仇宿恨，也是目前與吳互爭雄長的最大敵人。吳如能糾集運用所有的反奉力量，對張作霖大張撻伐，不難重新建立一個新局面。而且國民軍據守京畿。與吳軍連陣而駐，吳佩孚可以不費吹灰之力，昂然入都，掌握中樞，增加他號召羣倫的赫赫聲勢。因此，他們異常興奮的盤算着，如何接納國民軍，如何以勝利的姿態進入北京，重握政權。不料這位不懂政治權謀，一向剛復自用的吳大帥，仍然一本他疎狂驕矜的作風，給滿懷希望的部屬們，澆了一頭冷水，在鹿鍾麟的來電上批了「全體繳械」四個大字。而且吳在親擬答覆鹿鍾麟的電報中，竟有「恨不能食汝之肉，寢汝之皮」的惡毒語句。這種處置，使得對吳素極恭順的僚屬們，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大爲不服。因爲國民軍的十萬雄師，那能容易繳械，如果逼成困獸，豈非自樹大敵，其後果實在非常嚴重。於是有些比較敢講話的人，向吳反復陳說，對於繳械問題，必須慎重考慮。吳却毫不在乎的答覆他們：「不必考慮了。叫他們把槍繳存在保

定軍庫，我派齊撫萬(燮元)點收就行。他們既然來電說絕對服從我，我叫他們繳械，他們就該遵令繳械以示誠意。」他們認爲吳佩孚的這種想法和做法，簡直有點開玩笑，跟他自己過不去。事機緊迫，禍福攸關，不能不犯顏力諫。吳才稍變初衷，把原批「全體繳械」的四個字塗掉，改爲「除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外，其餘一概繳械。」這樣的改等於不改，於事實毫無好處。大家覺得把國民軍逼的走投無路，勢將成爲困獸之鬥，與吳爲敵。但是吳佩孚一意孤行，誰又拿他有什麼辦法，只好眼睜睜的聽之而已。其實吳的左右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，未免顯得有點天真。而吳佩孚也不見得完全出於剛愎的個性，或對奉張的信用和義氣。我們如果以後的先見之明，作一番深刻研判，則不難得到另一種認識。國民一軍是一枝訓練精良，團結強固的部隊，它是馮玉祥一手創建凝鍊而成。馮在他們官兵的心目中，具有無上權威的偶像地位。民國五年，在十六混成旅時代，段祺瑞藉故免了馮的旅長職務。不久即因時局演變，被他的部下由天津迎請回來，復任原職。經過十來年的擴張，成爲現在那樣強大的一枝武力。馮玉祥迫於時勢，不得不暫時下野，出國求援。張之江等和奉投吳，不過是保存實力的一時權宜之計。如果讓它喘氣蓄力，一旦馮玉祥捲土重來，將又成爲心腹大患。趁現在馮已遠去，張之江、鹿鍾麟等主張不一，統率無力的時候，跟奉軍暫時合作，把他們澈底消滅，永絕禍根，才是最好的辦法，所以乃有那麼決絕的表示。倘若有人認爲吳提筆一揮便是任性，滿口

信用真講義氣。以筆者淺陋的想法，未免把吳佩孚看得太簡單了。

奉軍轟炸馮軍出京

在吳佩孚答復鹿鍾麟的電報尚未收到以前，張之江又會電吳，擬派門政中爲代表，到漢進謁，當面輸誠。吳電復張說：「除執事與瑞伯(鹿鍾麟)下野交出部隊外，別無善策。蓋執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決心，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於羣帥。一俟羣疑盡釋，自當借重長才。」這樣，就把國民軍投誠的門，完全堵死，種下了他最後失敗的主要因素。

國民軍跟吳佩孚洽和期間，張作霖大爲緊張，深怕他們真的復合，則奉軍又居下風。直待吳佩孚斷然拒絕，張作霖這才鬆了一口氣。他給吳佩孚打了一個電報說：「鹿等施其挑撥伎倆，我輩一切無不光明磊落。」此時張學良、張宗昌、李景林在天津開會決定，立即向北京大舉進攻，想把國民軍澈底打垮。因爲國民軍迎戰甚力，奉軍進展的不大順利，乃於四月二日起，出動飛機轟炸北京。那時飛機的性能，炸彈的威力和破壞程度，如果拿現在的標準衡量，可以說微不足道。但是過慣了和平安定生活的北京人，對於這首次出現的空中投彈，實在承受不起，驚駭逃避，一片混亂。而且宮闈建築和文物寶藏的損毀，更爲人們所顧慮。京中大老王士珍等，乃急電張作霖、吳佩孚、張學良、張宗昌、李景林等，要求停止轟炸，以維民命，措詞至爲痛切。張宗昌等回電則說：「敵人盤踞京師，籌餉籌械，糜亂大

局，日甚一日。彼方既出以敵人行動，我自應以敵人對彼。公理昭然，責有攸歸。……」沒有進攻和停止轟炸的表示。大老們又向鹿鍾麟接頭，勸以民命爲重，採取適當行動。鹿鍾麟見事不可爲，遂於四月十五日晚間，率領所部撤出北京。行前數日，鹿曾要求財政總長李思浩，保留崇文門稅關，作爲國民軍的經費來源，未獲結果。據國聞週報（第三卷十六期）刊載：「十四日向向總商會籌借軍費數十萬元，議定先借房捐七萬元之數，奈何事機緊迫，竟分文未取。其去也秩序如常，草木不驚，軍紀之佳，在中國絕無僅有者。」

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：「國民軍撤出北京時，紀律整肅，可以說秋毫無犯，與一般的敗兵大搶大掠完全不同。這點龔德柏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裏曾有記載。當時龔先生在北京，曾受過我們幾天的委屈（按龔曾被鹿鍾麟逮捕羈押）。但是他對我們軍紀的良好，仍有公正的評論。他對若干事的看法，和我們有所不同，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。但是一個人在繯絏之中，而能欣賞守衛人員的紀律良好，其風度實在可佩。」

北京在真空狀態下

十五年的春天，由於軍事紛擾，北京的政局不斷變化。一月六日，段祺瑞決定辭職，通電業已發表，却又臨時變卦。段決定辭職時以許世英組閣，許因段改變初衷而不斷請辭，由陸軍總長賈德耀代理，一時北京、天津、漢口、南京、上海各方，都有提出對時局的各種主張。三月初許閣總辭，賈德耀正式受命組閣。賈與馮玉祥有深交，民國三年陸建章率軍入陝時，賈、馮均帶隊隨

行，賈任十五混成旅旅長，馮任十六混成旅旅長。此時北京在馮軍勢力籠罩之下，賈德耀遂憑此背景，出任閣揆，維持政務。鹿鍾麟以武力驅段，賈德耀事先并無所知。迨國民軍撤退離京後，段祺瑞復出視事，賈德耀即向段提出辭呈。并附了一個手摺，請對鹿鍾麟特賜寬免。其實鹿業已率部西去，段對他寬免不寬免都不生任何實質作用。倒是他給馮玉祥的一封長電，頗有一讀的價值，抄錄如下：

「十萬火急，庫倫探投馮上將軍煥章弟賜鑒：自審駘材，難勝鉅任，受命危難，實秉尊旨。月餘以來，險阻備嘗，勉力支持，萬不獲已。所以然者，執政知遇之雅，吾弟督責之殷。苟利國家，寧惜頂踵。不意四月九日變起非常，事前既無所聞，臨時又無法補救。虎兕出柙，龜玉毀楨，焉用彼相，良深疚心。我弟平日主張，所以擁護執政者甚至。德耀之敢於任事，亦即在此。喋血都門，倒戈內向，此種舉動，明知決非尊旨，是以不敢隨聲附和，更背初衷。此中委屈，當荷鑒諒。今西北各軍全師以去，奉、直軍隊亦未入京。以後政治應如何改善之處，自應聽之全國賢豪。惟德耀個人經此變故，外慚清議，內疚神明，已呈懇執政准予辭職。特將經過情形率達左右。貴軍雖退南口，實力甚充。此次樹敵太多，各方應戰，以平日訓練之精，故能支持如是之久。紀律功績，有口皆譽。此後分駐西北，正可廣開利源，精練勁旅，撫此大地，永備干城。一時政治之得失，本不足計較也。素承推置，敢布腹心。佇候明教，無任企禱。兄賈德耀叩篠（十七日）。」

國民軍退出後，北京成爲真空狀態。在短促的時間裏，各方面的活動情形，頗爲曲折而有趣。簡述如下：

北京大老王士珍等十七人，應北京總商會及銀行公會之推聘，組成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，暫時維持局面。經商定派遣代表，分別洽請奉軍、直魯聯軍、吳軍，不要進入北京，免生混亂衝突。京師治安城內由警察維持，城外由唐之道師維持。

奉軍、直魯聯軍、吳軍，都向北京分途急進。張作霖以銑（十六日）電致張宗昌、張學良等將領，不准他們的軍隊進入京城，以免民心惶恐。對於古代建築，清宮故址及歷代重寶，均須妥爲保護，以示優崇。務使市塵不驚，秋毫無犯。因此，最初奉軍駐在北京城東北郊，直魯聯軍駐在北京城東南郊，吳軍駐在北京城西南郊，都未進城。但因段祺瑞任命唐之道爲北京警備總司令，把該師連夜調駐北京。遂致奉、吳各軍資爲藉口，也都紛紛開進。京師內外，成爲各軍劃區雜駐的局面。

吳佩孚遠在漢口，却想遙控北京。他以戰勝者姿態任命王懷慶爲北京警備總司令，（奉方張宗昌等則以李翰鳴爲京畿臨時警備總司令。）唐之道爲副司令。（唐部旋被奉軍改編，唐亦去職。）并電令唐之道拘捕安福系，監視段祺瑞。又對北京政局，發表了若干主張。張宗昌等則委李壽金爲京師警察總監，接管了北京的警察。形成了吳、奉兩軍，分掌軍警治安的大權。京師治安會以北京大軍雲集，關係重要。特電張作霖和吳佩孚，請由李景林負責維持軍紀，王懷慶負責維

持治安。

段祺瑞一生的功過

段祺瑞於國民軍撤退後，由東交民巷出來，還想聯奉拒吳，維持局面。曾派曾毓雋、吳光新赴天津與奉方接頭。張作霖對他既無繼續支持的支持，吳佩孚且令唐之道對他加以監視。他看見無法戀棧，乃才決心下野。於四月二十日通電離職，即日出京赴津，退出政壇，結束了他煊赫一時晚境坎坷的政治生命。段氏為民初袁世凱下面的北洋三傑之一（王士珍是龍，段祺瑞是虎，馮國璋是狗。）有三造共和之功（辛亥領銜各將領電請清帝退位，民四不贊成袁世凱稱帝，民六打倒張勳復辟。）袁世凱死後，他成為北洋軍人的正統領袖，幾度出任國務總理，主持國家大政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排拒內外很大的阻力，堅持參加協約國作戰，給我國掙得戰勝國地位，堪稱大有造於國家。他主政期間的功過毀譽，雖然評論不一，但在民國初年的歷史上，的確够得上是一位叱咤風雲的大人物。可惜他自視太高，迷信武力，缺少大度雍容的襟懷，而所用也非盡得其人。洵致北洋團體，趨於分裂。民國九年直皖之戰，一敗塗地。十三年孫、段、張三角聯盟，倒直成功，他復出執政。英雄垂暮，無復昔年的雄勁朝銳之氣。自己無實力憑藉，在張作霖、馮玉祥兩大之間，操縱運用，勉強撐持了兩年，看盡人的顏色，難有什麼作為。尤其當國父北上入京的時候，他既不會誠懇的合作，也未盡到應有的禮貌，實在是引人批評的錯失。可是他賦性剛介，有所不為，個人操守，沒有可以遭致

疵議的地方。當袁世凱暴殞之時，他有繼任總統的實力和機會，却薄總統而不為，寧願任國務總理，隱握大政實權。十七年北伐成功以後，北洋的失意份子，不甘雌伏，圖謀蠢動，對他多方慫恿，冀廣號召。蔣介石總司令蒞臨北平，曾寫信給他，力加規勸，以遏亂萌。

蔣公蒞平函勸老段

那封信是一篇難得一見的好文章，筆者早年曾熟讀背誦。但在台印行的蔣總統全集中却未收入，不知何故？我想憑記憶所及，恭錄大意如下：「……先生幾度秉國大政，備極煊赫。而中正則始終追隨先總理崎嶇嶺嶠，致力於撲滅奉先生為領袖之北洋軍閥，其間未嘗一通音問者，公也。今燕雲甫定，中正身臨舊都，未遑寧處，即修書以候起居者，私也。公私之間，截然有鴻溝在。」中段歷論段氏當國多年的功過得失。最後則說：「鴟張之徒，講張為幻，傳言藉藉，道路紛紛，莫不假先生之名，妄冀惑世。深望洞察時勢，善保令名，勿為僉王所誤。」段氏覆信略謂：「退隱林泉，虔誠禮佛，無心世事，謠言止於智者，置之可也。」從此息隱天津，皈依三寶難嚴重，曾於二十一年春間，籌開國難會議，邀請各方人士，共商團結禦侮之道。段氏為受邀者之一，他對此發表公開談話，表示意見說：「余以為處置國家大事，不在誇大虛矯，而在能實踐所言。國事至此，吾人惟有效越王勾踐刻苦忍辱，以求最後之勝利。但屈辱非妥協之比，以後須在『求己』二字上用五、六年功夫，國事終有可

為，決無用其悲觀。至集思廣益，意非不善，但恐聚訟盈廷，無補實際。」老成謀國，確具灼見，以後日本軍閥處心積慮，從事於華北各省的分離活動，對於各方失意人物，多所勾煽，段氏無疑是他們想要爭取的最大目標。他為了免除困擾，毅然接受政府當局的勸邀，於二十二年二月遷滬定居，遠離是非漩渦。此後每年夏秋炎熱季節，當局皆邀其到廬山避暑，以表示尊師禮老之敬意。在那幾年中，最高當局常駐節廬山，廬山便成為軍政中心的所在，冠蓋雲集，人文薈萃。有一次，大公報的記者王芸生到廬山採訪，曾有描述當局勵精圖治新興氣象的長文報導，刊登於國聞週報。其中「合肥座上論人才」一節，引用段氏的話說（大意）：「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缺乏，沒有第一流的人才，第二、三流的人才也很少，×先生在一、二流之間。」放言高論，依然是前輩大老的身架口吻，十足顯示其強亢自負的性格，老而無改。他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在上海逝世，臨終遺囑：「……勿因我見而輕啓政爭，勿尚空談而不願實踐，勿與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，勿信過激之說而自搖邦本，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，司教育者勿忘實存國粹，治家者勿棄固有之禮教，求學者勿競時尚之紛華。……」語重心長，發人深省，到今天似乎仍有其不朽的價值。他逝世後，國民政府曾有追贈特級上將的擬議，因體制不合而中止。但曾頒發明令，予以國葬。原令云：

「前臨時執政段祺瑞，持躬廉介，謀國公忠。辛亥倡率各軍，贊助共和，功在民國。及袁氏

僭號，潔身引退，力維正義，節概凜然。嗣值復辟變作，誓師馬廠，迅速逆氣，卒能重奠邦基，鞏固政體。殊叨厚望，薄海同欽。茲聞在滬逝世，惋惜實深。應即特予國葬，并發給治喪費一萬元。平生事蹟存備宣付史館。用示國家篤念耆勳之至意。此令。」

曹錕憬悟為文勉吳

幽囚兩年，恢復自由的曹錕，奉、吳兩方的要人張宗昌、張學良、李景林、褚玉璞、王懷慶、齊燮元等到北京以後，都曾前去看他。他表示無心問政，希望直、奉兩方捐棄前嫌，開誠合作。旋於五月一日發表通電，宣布下野。電文中有「自慚失馭，久已倦勤，非做履以為高，且閉門而思過。」的語句，似乎已大澈大悟了。他在恢復自由之後，曾親筆寫了「文武吉甫」四個大字，并作跋語，派專人送給吳佩孚。這篇文章雖然出自曹錕之手，其內容確很警闢，拿歷史的標準看，也不失為一篇好文章。筆者曾請某名書家寫成條幅，掛在書房，以供省覽，亦作了一個小跋，錄之聊供讀者參閱：

曹錕原跋：「孔子作春秋，撥亂世而致太平。撥亂以武，政治以文。文武之道，一張一弛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，子玉仁弟兼之矣。錕志於軍旅，疏於政治，思維吾人陳力之誠，忽然遠行，未盡之責，惟吾弟竟之。天下至大，責任至重。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，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實。文王至聖，小心翼翼。桓公九合，失在一矜。吾弟勉乎哉。詩曰：『文武吉甫，萬邦為憲。』敢以此言為吾弟頌。」

筆者的小跋：「

曹錕字仲珊，為民初北洋巨頭之一。以布販而躋位元首，得之誠不以其道。然渾厚有容，克保晚節，要亦有足多者。觀其贈吳佩孚之文，當係失勢幽居，修省有得，言簡意賅，深得為政之旨，殊不宜因人而廢言也。吳佩孚剛復自用，不稍憬悟，終致敗亡，惜哉。」

段祺瑞下野時，命令外交總長胡惟德代理閣揆，維持政務。吳佩孚主張恢復十三年首都革命前的顏惠慶內閣，張作霖則有不同的意見。幾經洽商，雙方同意顏內閣暫時恢復，即行改組，由杜錫珪暫代國務總理，以顧全吳、張兩方的立場和面子。嗣又協議「軍事合作到底，政治以後再說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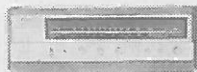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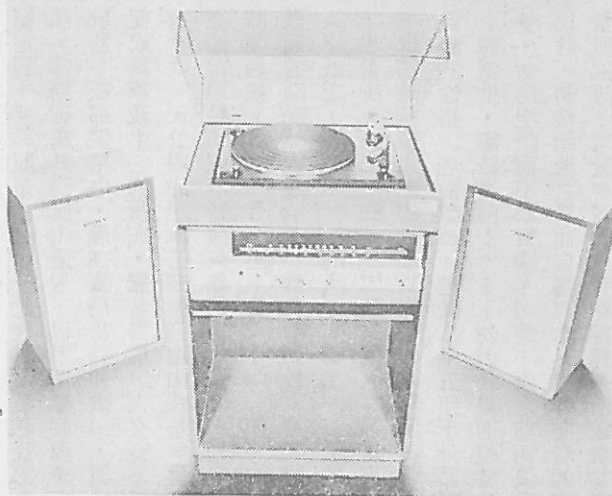
新力牌 SONY

System-110

外型帥 音質佳不貴!

就是值得購買的理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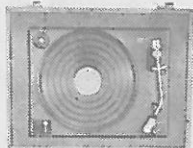
新力 System-110 高級音響組合，俱備豪華雅緻的外型，雄渾的聲勢與質感。因為新力產品，皆為上乘，System-110 價格大眾化，現在購買新力 System-110 音響，能使您的榮譽感在客廳內表露無遺!!



STR-220WB

身歷聲擴大機

3部IC收音擴大機，F.W. 區較度高達 2.2KV，並有 M 自變聲指示燈，AFC 開關。



PS-520WB唱盤系統

唱盤轉速 33's, 45rpm，並附優質真跡的觸摸式唱頭。

- 收音組合 ● 唱盤聲控音響大機 STR-220WB
- 高級中央唱盤 PS-520WB
- 喇叭部分 ● SS-150WB
- 精緻音響 SU-110WB

新力股份有限公司

總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
 分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
 分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
 分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
 分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
 分公司：台北民生路 111 號 電話：271282